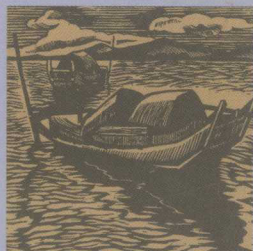


20世纪末
文学作品精选
中篇小说卷1

20SHIJI MO
WENXUE
ZUOPIN
JINGXUAN



许芥 · 王朔

绿水长流 · 池莉

一波三折 · 方方

.....

秋风醉了

下

同的名家名作，艺术价值较高而可读性又较强的佳作，
角的文坛新人之力作，少量评论界发生争议的作品，
故是入选本套图书的标尺。

吕群 雷达◎编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I247
10253.3

20世纪末
文学作品精选

中篇小说卷1

许谷·王朔

绿水长流·池莉

一波三折·方方

.....



秋风醉了

白烨 雷达◎编选

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豌豆偷树

李佩甫

1985年9月1日

开学了，我仍是六年级的班主任。当班主任一月有五块钱的津贴，校长常常很随意地更换。一学期一换。这次他没换。

教室里弥漫着一股口臭气，学生娃刚从地里拱出来，一个个土头土脸的。过去，我曾强调过要洗脸，当学生了，要洗脸。可乡下活太多，十几岁的学生也算是半劳力了，忙了一夏天，整日在田里扑腾，头脸就顾不上了。顶多擦一把，马马虎虎。说也无用，这是一种习惯。我没有强调刷牙，在乡下，刷牙很奢侈。我也是在县城上高中时才开始刷牙的。说心里话，我如果有钱，会让学生们都刷牙，一人发一套牙具，把牙刷得白白的，教室里就不会有口臭气了。可惜我没钱。

这是头一天，学生仅来了七七八八，不齐。看看地很脏。假期里有人借教室办酒宴，一地烟头。房角里净蜘蛛网。窗户上还钉着隔年的塑料薄膜，烂了的塑料薄膜被剥蚀得像小孩尿布一样。

289

豌豆偷树



我吩咐学生们打扫卫生，学生说没笤帚。就去找校长要笤帚。

校长室在东边，门虚掩着。推开门，见校长光脊梁，在逮虱。校长放下汗衣，忙净手。而后问：“干啥呢？文英。你干啥呢，也不言声？”

我说：“领笤帚呢。校长，我来领笤帚。”

校长说：“没笤帚。今年经费紧张，没钱买笤帚。”

我看着校长。校长身上没多少肉，筋巴巴的，皱儿多。校长说：“将就吧。”

我回到教室，对学生们说：“散吧。明儿带笤帚来。”

学生们就散了。

9月3日

今天正式上课。

我清点人数，班里有四十一个学生，空了三个位置。王小丢没有来，王聚财没有来，王大花也没有来。

我问：“谁知道他们为啥没来？”

同学们嚷嚷道：

“老师，王小丢他爹不让他上了。”

“王聚财去给他家老母猪配种了。”

“王大花帮她娘生孩去了……”

学生们哄然大笑，亮一片黄牙。我严厉地说：

“不要笑！”

这时，王钢蛋站起来说：“不诳你，老师。王大花去新疆帮她娘生孩去了……”

阳光从门外射进来，晃得人眼花。我无话可说，就说：“上课吧……”

王大花的娘，论辈分我该叫一声婶。乡下没别的，就是想生男孩，好传宗接代。她又怀孕了，生了三个妞，还想要娃。王大花在家里是老大，才十四岁，就跟她娘到新疆去了，去躲避计划生育。此去千里，多大的云彩呀，就拉着大妹，抱着小妹，还要护她娘的肚子，学也不上了……

王聚财去给他家老母猪配种，连假也不请，准是又挨他爹的破鞋底了。他家的老母猪一年生三窝猪娃，很能挣钱，是他爹的“命”。你要给他说，上学重要，还是老母猪重要，他爹肯定会说老母猪能置钱。他爹是个“咬断筋”，有理扯不清。

王小丢不该不上。虽说他家最穷，可这孩子聪明，是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。不上可惜了……

中午，我去了王小丢家。小丢爹见我来了，扔出一个小板凳，说：“坐。”

人没坐，苍蝇先坐了，一屁股下去，砸死两只。觉得湿，欠起屁股，小丢爹大手一抹，说：“坐。”

只好坐。小丢爹依树蹲着，说：“闲了？”我说：“闲了。”

院里很脏，撒一地鸡屎。苍蝇在头顶“嗡嗡”飞，很亲热人，赶都赶不去。一只小克郎猪在脚边“哼哼”着拱，得用脚踢着。蚊子一团一团地从灶屋的浓烟里卷出来，四下撞。有公鸡在淘菜、洗碗用的瓦盆上立着，不时啄一下，像敲钟。水缸呢，紧挨着粪坑，缸还是烂的，上边趴一层蚊虫……

我问：“小丢呢？”

小丢爹说：“丢卖烟去了。俺不上了，上也是白上。识俩字算了。”

我说：“让小丢上吧。咱村多少年没送出去一个，孩子聪明，不上可惜了……”

我说了一堆好话，讲了很多道理。小丢爹像蔫瓜一样，眉头蹙着，一锅子一锅子吸烟。他额头上趴着一只金色的苍蝇。阳光下，脸很重，苍蝇很明亮。

灶屋里，风箱一嗒一嗒响着，忽然就静了。烟雾里探出一头柴草，是小丢娘。小丢娘说：“你看俺这一家，你看俺这一家……”紧着就咳嗽起来。而后叹口气，哑着喉咙说，“他爹是个榆木疙瘩，地也种不好，又不会做个生意。盖房吧，拖一屁股债……家里缺人手。”

我说：“要是学费有困难，我给学校说，给他免了。这行吧？”

小丢爹说：“日他娘，日他娘哩！”

小丢娘说：“买起猪，打起圈；娶起媳妇，管起饭。国家的事，咱也不能欠人家。就是人手紧……”

我不能松口，我又说：“十几岁的孩子不上学，长大了又是个文盲，还不是照样受人欺负。”

这句话很吃紧，老实人最怕受人欺负。小丢娘转着圈说：“那、那……要是能上出个名堂，就让他上吧。”

小丢爹轰了苍蝇，白了小丢娘一眼，说：“毬哩，能上个啥毬名堂？”

我赶忙说：“能上出名堂，让他上吧。”

说着话，院里似有了风，有了蕴润的生气，有了一片肉色的明亮。扭头一看，王小丢回来了。这孩子走路一点声音也没有，倏尔就站在院子里了。静静的，黑脸上淌着一层热汗。

王小丢看见我，眼一亮，亲热地叫了声老师。

小丢爹问：“烟卖了？”

王小丢说：“卖了。”

小丢爹问：“几级？”

王小丢说：“三级。”

小丢爹喷一嘴唾沫，骂道：“日他娘！二级烟卖三级……”

王小丢不吭，很懂事地立着，脸上的汗一滴一滴往下落。

小丢爹唠叨说：“咱不认识人家，要是认识，三级烟能卖一级。日他娘毯……”

王小丢仍不说话，就那双眼睛亮着。仿佛知道骂也无用，就不吭。

我对王小丢说：“小丢，下午去学校上课吧。给你爹说了，不要交学费，上吧。”

王小丢的目光从爹娘脸上扫过去，头慢慢转着，似喜非喜，脸上竟带着与年龄很不相称的沉稳。见他爹还在唠叨着骂“烟站”里的人，就说：“晌午了，老师，在这儿吃吧，叫俺娘擀蒜面。”

小丢娘慌了，忙说：“你看，你看……也没啥好的。”

我说：“不了。记着下午上课。我回了。”

小丢娘见我站起来，说：“吃嘛，在这吃嘛……”又说，“好好上，别负了老师的心意。”

当我走出院子的时候，王小丢默默地跟在后边，仍是无话。可我感觉到了，身后有两条细杆腿举着一双黑亮的眼睛，那眼睛很重。

9月11日

上午，校长女人堵在学校门口大骂。

校长女人跟我同岁，才三十八，已苍老得叫人不忍看。黄刀条脸，龇着一嘴猪屎牙，头发乱麻麻的，立在学校门口拍腿大骂：

“郭海峰，你个挨千万挨万刀的，你出来！见棵嫩白菜就想甩了老娘，你休想！老娘给你吃给你睡给你生娃，老娘哪一点对不起

你? ……”

校长是许昌人，早年在城里教学，五七年打成右派，贬到乡下来了。那时候，校长是村里唯一的国家教师。后来娶了老支书的女儿做老婆，成了村里的老女婿。

“老女婿”趿拉着鞋从办公室里跑出来，慌慌地说：“干啥呢？干啥呢？有话回家说。”

校长女人上去拎住校长的耳朵，说：“走，上村街里说，哪儿热闹咱上哪儿……”

校长说：“国灿他娘，国灿他娘……”许是怕学生们笑话，就乖乖地跟着女人出校门了。

昨天，学校来了个城里姑娘，穿飘裙。跟校长在办公室谈了半日，而后就走了。校长送到门口，一脸光气。回头给人说是他一位同学的女儿，大学毕业，分在县教育局工作，依母亲的吩咐来看看他。校长说，这姑娘的母亲年轻时很漂亮。“校花！”校长说，“那时候，上师范那时候……”

不知哪位多嘴驴报与校长女人，女人就骂到学校来了。

放学的时候，见校长女人在地里种萝卜，校长跟在女人身后点种，裤腿挽着，一步一挪，一步一挪……校长女人还不依不饶地抡着锄说：“……郭海峰，你要有外心，我死也不饶你。我死了变个厉鬼，天天站你床前头！”校长一边点种，一边赔礼说：“这多年了，这多年了……”

记得二十六年前，年轻的郭海峰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王文英同学，好好学习吧。我当人梯，一定把你送出去。世界大哪！”

他没把我送出去，自己倒留下来了。

9月13日

午后去镇上给娘抓药。三剂中药五元八，带洋五元，不足，又

携鸡蛋十个，卖与镇人。

多日不来，镇上日见繁华。人多、车多，卖东西的多。女人身上有很多颜色，穿飘裙，走路簸箕样，不由多看两眼。

路过乡政府门口，碰上了老同学孙其志。昔日在县城上高中，孙其志曾与我同窗三载。那时候孙其志与我同坐一个桌，同吃一锅饭，同睡一张床（上下铺）。有一次，他夜惊尿了床，尿水从上铺流到下铺上，第二天早上我们俩又一块晒被子……孙其志头大，常被同学们戏称为“孙大头”。现在“孙大头”当官了，县乡里的民政助理。他与乡长一干人又说又笑地从门里走出来，像是刚吃了酒，脸上油光光的，有桃色。既是老同学见面，自然要打个招呼。我忙下车，迎上去喊：“孙其志，孙……”

谁知，孙其志明明看见我了，脸上的笑还像胡椒面一样撒着，却忽地转过脸，巴巴地去拍乡长肩上的土，像不认识一样。可叹哪，我已张口，忙闭嘴，就觉得人贱。木木地站了两秒种，狗一样推着车往前走。走了几步，只觉秋阳如虎，浑身蝎蜚。刚刚卖了鸡蛋，这会儿又卖了脸皮，厚颜无耻也只有到我这种地步了。于是我又折身拐回来，正对着孙其志一帮人。孙其志见我回来，一下子愣住了。我说：“孙大头，孙其志，孙助理，你不认识我么？你就是不认识我？我文英再穷，拉棍要饭也要不到你门前哪！别说你当个驴尾巴吊蚂蚁样个小助理，你就是县太爷，就是国务院总理，我穷是我的，穷气也粘不到你身上哇？！狗眼看人低！”

骂完，我返身上车，扬长而去。孙其志满脸潮红，结结巴巴地追着喊：“文英，文英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
痛快！痛快！痛快！

车是借洪魁家的，脚刀蹬坏了，修后还了人家。



9月15日

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精选中篇卷

白眼狼。

我是在学校厕所里发现的。厕所墙坍了一半，还有一半，能遮住屁股。就在那爬满绿头苍蝇、能遮住屁股的一小半土墙上，孩子们书写着“白眼狼、好尿床”的粉笔字。字写得不好，枝枝叉叉的，很阳壮。只不过狼字少了一点，成了“白眼狼”。

尿完了，眼望着远处那排破旧不堪的校舍，望着操场上那对歪歪斜斜的篮球架，望着天上那块火热的白云，听着学生娃那念经一般的读书声，倏尔，我明白了：白眼狼就是我，我就是白眼狼。

我眼里有块白斑，是娘胎里带的。村里人叫得好听些，说是“棠梨花”。我左眼里有个“棠梨花”，孩子们就说是“白眼狼”。

从厕所里走出来，在一排教室的砖墙上，我又看到了粉笔字。教室墙上有很多“大×白眼狼”“××白眼狼”的粉笔字……

时光倒回去了，我看见时光一点一点往回倒。我是从三年级开始接这个班的。这个班的前任老师是王明顺。王明顺老师是村长的兄弟，他初小毕业，识字本就不多，给村长言一声，就来教学了。他是拿了他娘的老花镜戴着来给学生上课的。王明顺老师往讲台上一站，很神气地把老花镜架在额头上，“唰唰唰——”在黑板上写下了一道算式，而后夹着腰大声问：“同学们， 4×0 等于几？”座中有学生举手，王明顺老师指头一点：“好，你说。”那学生说：“老师， $4 \times 0 = 0$ 。”王明顺老师手一挥：“不对，不对！坐下吧。”接着又问：“还有谁知道？”再有学生举手，王明顺老师咳嗽一声，再点道：“说吧。”那学生说：“ $4 \times 0 = 4$ 。”王明顺老师一拍腿：“对了嘛！……”我并不想贬低王明顺老师，是校长实在看不下去才让我接这个班的。都上三年级了，班里竟有很多学生不认识被子的“被”字。

那时，王钢蛋在班里学习还算好的，我指着黑板上的“被”字让他认，他说不认识，老师没教。我启发他，我说：“你家床上是什么？”王钢蛋愣了愣，说：“床上是俺娘。”我急了：“你娘身上呢？”他竟傻乎乎地说：“娘身上是俺爹。”就是这样一个班，我接过来了。我天天给他们补习，讲着新课，补着旧课，尽了最大的努力，我期望着能送出去一个两个。我要求严，我是要求严……

站在讲台上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无话可说。我看见老鸱黑压压地从我头顶上飞过去，拉了我一头白屎。我看见树叶绿了又黄了，树叶是很容易褪色的。我看见村街里漾溢着猪屎马尿的气味、一片一片的大海碗和机群一样的苍蝇。我看见了婴儿的啼哭，看见了破剪刀“咔咔”剪着脐带，我看见戴着红兜肚的娃儿摇摇地走向田野，手里提着一只瓦罐。我看见我的乡邻们背着锄下地，又扛着锄回来，一日日背老日头。我看见在老鼠撒欢的黑夜里，娃们睁大眼睛，默默地看爹娘在床上做那种事情……我想说：同学们，我把心扒出来吧，我把心扒出来给你们看看！

学生们都默默地望着我，像举着一把把鲜艳的黄土。黄土也会褪色，我知道黄土也会褪色，到那时候就晚了。孩子们没出过门，学的知识有限，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。孩子眼里满是惶惑，那惶惑像大水一样朝我漫过来……

这一刻，教室里静极了。我在黑板上写了“白眼狼”三个字，我说：“叫我白眼狼吧，就叫我白眼狼算了。别用粉笔往墙上写，粉笔长价了，二分钱一支。”

同学们笑了。

我也笑了。

白眼狼就白眼狼吧。

9月18日

梅来了。

背上热，我知道是梅来了。

我说，别看我，别偷偷看我，我改作业呢。

梅说，谁偷偷看你了，你心不专。

我说，我丑，不经看，我眼里有“棠梨花”，孩子们都叫我“白眼狼”。

梅笑了，梅笑起来很柔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梅很勤快，来了就扫地。扫了地就坐在床沿上补衣裳。梅不爱多说话，总是我一个人说，她听。

298

我说，梅，你不嫌我，真不嫌我？我是个穷教书匠，还是民师，一月才四十二块钱。娘的眼瞎了，病殃殃的，常年抱药罐子。这个家，你看看就知道了。听说这些年做生意能发财，我要去做生意也许能多挣些钱，可我喜欢教学。我在县城里上过六年学，初中三年，高中三年，那时候就我一个人考上了县城里的中学。那时候不光右派老师郭海峰说我是才子，村里人也都说我是才子。要不是赶上“文化革命”，我也许能上大学。后来我就回来了，在村里教小学，一教教了十八年。教惯了，不站讲台心里空。你看我胡子拉碴的，其实我才三十八岁，虚岁三十九。不是我不想成家，是没女人愿进这个门。我不埋怨女人，女人也有难处。刚回来时，也有人说媒，人家看看家，看看房子，看看娘，就不说了。我不瞞你，我跟女方见过面，一共见过三个。头一个是小李庄的，有文化，人才也说得过去。见了一次面，换了换“手绢”，人家也没说别的。后来媒人捎话说，能在城里瞅个事做，给她也安上个城市户口，就嫁。她以为我是国家教师呢，可我不是，往下就没法说了。又见一个是扁担

杨的，胖些，人也丑些。见面时，娘给她封了五十块见面礼，媒人领她看了看宅子。她说，都是穷人，也不希图啥，看能不能给她兄弟盖所房子，订一门亲，往下就好说了。我没有这多钱，人也相不中，罢了。再后见一个是坡张村的，叫张秀月，她跟我一个学生同名，就记住了。人长得蛮好，眼大，响快，笑也甜，就是腿有点瘸，是个跛子。进门来娘先给她打了一碗鸡蛋茶，她看了看，没喝。出了门给媒人说：“瞎瞎瘸瘸的，还有个‘棠梨花’，这日子怎么过呢？”一跛一跛走了。媒人说，路上她还夸了一句呢，说这家怪干净。往下就没人说了。我也不愿叫人说了。村里人都说我有病，说我神神道道的。其实我没病，我一点病也没有，只是不愿再叫媒人说了。

梅，你烦不烦？你要烦，我就不说了。我独个也惯了，我不怕夜长。我常听蚰蚰叫，夜静时蚰蚰叫得很响，这边一叫，那边就应了，蚰蚰的话真多呀！

梅走到我跟前来了，我听见梅走到我跟前来了，梅就站在我身后。可我不敢扭头，我一看她心里就怦怦乱跳，都是些淫狎的念头。梅脸嫩，我不能吓她。梅说，你心好。可我知道我身上有野气，很野，常常不能自抑……对梅，我不能撒野。

梅轻声说，你的褂子烂了，肩上有三角口。

我说，那是掰玉米时挂的。掰玉米时我脱了，挂在树上，光着脊梁掰的，脊梁不怕挂。走时，手一勾，在树上挂烂了。

梅说，我给你缝缝。你别动，我给你缝缝。

我就不动，闻到了一股棉花样的吹气。

梅说，闭上眼。

我就闭上眼。

梅说，咬根秫秆，秫秆能避邪。

我就咬根秫秆。梅的手在我背上动着，很软。线儿很长，我感

觉到线很长，一扯一扯的……

缝完了，梅的手伸了过来，轻轻地伸了过来，梅抱住了我的头。
梅的手很润、很细、很白，带一股淡淡的女人的香气……

梅说，你哭了？

我说，没哭，是风。

好梅。

9月23日

三秋大忙，请假的学生越来越多。今儿只有七名学生上课，王小丢又没来。

虽然只有七名学生，课还是要讲的。学生娃子说，算了，老师。人老少，你回去拾掇玉米吧。我说，放心吧，同学们，来一个我也讲。

课后，我找了校长。想再说说给王小丢免费的事。上次我给校长讲了，校长说研究研究。这回，校长说：“经费老紧哪！”我说：“再紧也不在乎这一个孩子的学费呀？”校长说：“庄里穷户多，这个免，那个也免，都免了这学还咋办呢？……”

我把王小丢的作业本拿出去了，一本一本掀着给校长看。王小丢的作业本是废烟盒纸钉做的。这孩子有心劲，作业本不向家里要钱买，拾些废烟盒纸自己钉做。一百张废烟盒纸一本，张张都在石块下压过，抻的很平展，钉得也整齐。我说：“还有比王小丢家更难的么？”

校长拿过废烟盒纸做的作业本，一张一张翻着看，嘴里啧啧响着，眼也亮了，说：“这孩子成绩不错嘛。”

看着，校长脸上有了光气，校长一下子显得年轻了。我又看到了当年的郭海峰老师，戴右派帽子围驼色围巾的郭海峰老师。那

时，郭海峰老师脸很白，讲话时脸上总带着激动的红光，还习惯用一下围巾，甩得很潇洒。我觉得我慢慢缩回到童年里去了。在童年里，年轻的郭海峰老师时常对我说：“不要考虑别的，好好学习吧。我喜欢有志气的学生，我给你当人梯。”当年，郭海峰老师给我买过不少作业本……

看着看着，校长眼湿了，像是回忆起了什么，怔怔的。而后，校长慢慢伸出一只手，去挠胳肢窝。挠了两下，就挠了两下，校长停住了。他抬起头，望着远处的田野。

这时候，校长突然说：“还有洋烟纸呢。”

我无法理解校长这一瞬间的变化。他看到了什么呢？他就挠了两下胳肢窝，挠胳肢窝的时候仍然激动，似乎还想说一点什么。接着，他脸上的光就暗下来了，一点点暗下来，牵着两只灰里泛黄的眼泡，看上去十分苍老。他把烟盒纸做的作业本交给我，干干地说：“经费确实紧张。”

我说：“他家不想让他上了，是我说给他免的，我已经答应人家了。”

校长沉着脸，不满地说：“学校的事，哪能随随便便就答应人家……”

我说：“你扣我的工资吧，扣我下个月的工资。”

校长不看我，又用手去搓腿上的灰，搓了两下，说：“听说你投稿了？挣了不少钱吧。”

暑假里我写了篇短文，寄给在报社工作的一位高中同学，后来发表了。统共才寄来了五块钱，校长问了几回了。我不想再说，推门走出来了。

中午，在路上碰见了小丢爹，小丢爹正拉玉米呢。我问：“小丢呢，咋不来上课？”小丢爹吭吭哧哧说：“在地里呢。快掰完了。”我

说，“晚上让他来，我给他补课。”小丢爹也不吭。

到了晚上，王小丢背着书包来了。人在院里站着，黑黑的一个影儿。那黑影儿吐一口气，叫了声老师，吓我一跳！

知道是王小丢，就说，上屋吧。王小丢悄没声地进了屋，仍然立着。油灯下，我看见王小丢光着脊梁，身上有一道道玉米叶刮出的血痕，那血痕漫出一股股玉米汁液的涩香，屋子里扑满了玉米汁液的涩香。我本想给王小丢说说学费的事，可我不敢看这孩子的眼。不知怎的，就怕看这双眼。那眼像阳光下的玉米粒儿一样，光很毒……

补完课，王小丢走了，仍是悄没声的。人走路是应该有声音的，可这孩子走路就是没声儿。

人走了，屋子里仍残留着玉米汁液的香气……

我给梅讲了王小丢的事，梅也说这孩子眼重。

9月29日

今儿是阴历八月十五，我给娘买了块月饼，是个意思。

路过代销点，洪魁家女人招呼说，才拉的月饼，买块吧，给你娘买块吧。我摸摸很硬，她说是才拉的，就给娘买了一块小的。月饼涨价了，小的也五毛钱一块。

回到家，我把月饼拿给娘。我说，娘，今儿是八月十五，我给你买了块月饼。娘眨着眼说，可十五啦？花那钱干啥。操心成个家吧。娘说着，接过月饼闻了闻，一掰两半，尝了尝，嘴慢慢磨着，说：冰糖老甜哪。又举着另一半让我吃，说你尝尝，还有青红丝呢。我说，我不吃，你吃吧。娘硬把半块月饼塞到我手里，那瞎了的眼一眨一眨地说：文英，你黑响跟谁说话哪？我说：我没说话，我啥也没说。娘不吭了，眼像井一样深邃……

回到我住的小屋，我把半个月饼给梅，梅也舍不得吃。月饼就在土桌上放着。

八月十五，月满满的。月饼只有一牙儿。梅看着我，我看着梅……

10月1日

今天是国庆节。

校长说放假十天，让学生们回家拾掇庄稼。

庄稼是养人的，却拖住了学生娃的腿。

10月9日

洪魁他爹死了。头天，他爹还在地里摇耒呢。夜里脱了鞋，就没有再穿。

这是个很值得骄傲的老头。他一辈子生了两个儿子，盖了两所房子，娶了两房媳妇，又生了两个孙子。村里人都说他有福。

乡村里礼数多，葬人也是热闹事儿。洪魁家开着代销点，有钱，点两班响器吹奏。村里人有送缎子被面的，有送太平洋单子的，也有的扯一两丈白布……都是给活人用的。

我一月四十二块钱，一个老娘，二亩半地。除了交土地税，水管费、电管费（电也不经常有哇！）、机耕费、教育费、干部提留费，还要买化肥、农药、薄膜……已所剩无几。给娘看病抓药又花去不少，亲戚也得申。实不知该送点什么。

路过代销点，见我的学生王小丢拿了六个鸡蛋，换了两刀烧纸。知道再穷也逃不过礼数，也赊了两刀烧纸，和我的学生一块去祭。

进了洪魁家，见院子里挂满了“礼数”，红红白白，一派喧闹。